

# 爱情遭遇“车祸”

## 01

他们相恋八年，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可是他们却还没有结婚。他们可不是什么新新人类，所以这种行为绝对和新新做法搭不上边。

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

是不想吗，还是根本就不愿意？假如有一方有了丝毫这种抵触情绪的话，那么这个不管将来是爱情坟墓还是爱情花园的婚姻，就势必是要结不成的。

很不幸，爱情在这个冰冷的冬天遭遇到了陷阱，那个名叫姜东宇的他，对他和徐润姬之间势必要产生婚姻的这一在别人看来理所应当的想法，由刚开始的不想变成了根本不愿意。

这是个麻烦，这给八年的感情惹上了甩也甩不掉的麻

烦。那么事情就只能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勇往直前”了，这真的很麻烦！比你预想中的还要麻烦！此刻千万不要去猜测徐润姬这个女人是如何的品行不端，如何的张牙舞爪，因为，那很可能是你今生做的最武断的一个猜测。

她是个好女人！这个“好”绝对千真万确，并且货真价实！

虽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既清晰又混沌的时代里，人们对“好”的定义已经愈发模糊和勉强，甚至有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可是我想任谁都不会否定她的好，抹杀她的好。

这种好是可以赢得男人怜惜的叹息和女人同情的眼泪的，当然那个男人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这种好不见得能惊天地、泣鬼神，可是涂抹于她的身上，是会使她像一株洁净的莲花般绽放在冰天雪地中，美丽中难掩凄冷，可是谁又能说凄冷不是一种美呢？还是让好从最初开始展现，让麻烦从萌芽开始酝酿吧！

“润姬，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这个人啊，英俊潇洒、个头很高、身材也很棒哦！最重要的是为人随和、开朗，很有男人味儿的！怎么样啊？”

“大家见个面聊聊嘛！”……在麦当劳吃下午饭的时候，仁珠就在润姬的耳边唠唠叨叨地说个不停。

说起来，仁珠可不是个急躁的人，更没有什么当红娘的远大理想，可是自从她认识润姬以来，给润姬介绍男朋友似乎已经成了她的必修课了！

没办法，要知道像润姬这样的好女孩儿将来绝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而这种典范型的人才现在可是像恐龙一样

少了。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坚定信念，她颇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儿！

温柔善良的润姬实在没有理由得不到幸福，那么那个有幸娶到她的男人更是幸福得没边了！

坐在一旁的润姬完全没有被仁珠嘴里的那些不知是真还是假、但听起来绝对诱人的形容词弄得七晕八素、兴奋异常，也没有被仁珠的罗嗦、唠叨弄得烦躁不已，只是静静地听着，清秀素净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她的脸蛋很柔弱，皮肤白得像奶油雪糕，当她因仁珠生动的语言而睫毛轻扬的时候，会看到她还有一双温柔多情的眼眸，眼珠像两粒浸在水里的黑葡萄。

沉静如水、温柔如风想必说的就是这种女人了！

一顿简单的快餐伴着诸多也并不复杂的感叹句、疑问句终于结束了。

从温暖的快餐店出来，寒气一下子将人全身笼罩住。

润姬拉了拉衣服的领子，淡淡地说：“今年冬天好像格外冷！”她像是对仁珠说，更像是对自己说。

润姬穿的套装是黑色的，样式也很简单，这让她显得格外端庄大方，可是也显得格外保守。如此的装扮是与她担任总裁秘书这一职位分不开的。另一方面，衣如其人，温柔善良的女人也多是保守的女人，这话不知是谁说的，可是却不无道理。

走在回公司的路上，仁珠仍在锲而不舍、饶有兴味地继续着同一个话题，看架势，仿佛如果没有结果就永远写着“未完待续”。

虽然润姬的一言不发已经足够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她对此的态度和兴趣，可是这并不有损于仁珠的热情。

“你知道吗？他自己有一套很大的房子，是留着结婚用的。而且他的工作非常不错，是做律师的，能说会道，还很幽默呢！这种男人中的精品哪个女孩不喜欢！你这么温柔贤淑，他又这么优秀出色，我看你们是最相配的！就见一面嘛，又不是要你们马上结婚，可以先相处看看啊。”

“只有傻瓜才会放弃这么好的男人！”仁珠的口才已经练得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好了，如果她碰到的不是润姬，相信她做红娘的业绩肯定无人能及。

听着仁珠如此大力地夸着这个几乎没什么缺点却没有听清叫什么的男人，润姬终于不禁好笑地问仁珠：“这个男人这么好，你怎么不自己留着啊？”

“啊！”这一句话问得仁珠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说：“那怎么行 哪有妹妹喜欢自己亲哥哥的！”

“噢，天啊！”润姬差一点儿晕掉，哪有人这么夸自己哥哥的，而且，这已经是仁珠这个月向她推销的第三个哥哥了，真不知道还会有第四个哥哥、第五个哥哥，乃至更多的哥哥。

想着想着，润姬都开始有些怕了。

一直到了公司的大门口，仁珠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问着：“怎么样嘛，见个面吧，如果你不喜欢他就算了，不用因为我们的关系而有负担，好不好嘛？”

润姬被她磨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有男朋友的事告诉仁珠，否则她真的会这么无休止地磨下

去。

虽然这件事在公司还是个秘密，可是她仍旧打算告诉仁珠，而且她会省去最主要的部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润姬几乎是带着骄傲宣布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四岁大的非常可爱的女儿，润姬在心里说。

提起这个，润姬的脸上漾起幸福的喜悦，仁珠甚至能看到她开心的脸上有无数红红的亮点，那亮点密集地聚集在从额头一直到鼻尖的地方。

“啊!!!”仁珠的嘴张得好大，恰好容得下一个鸡蛋。心中更是有着说不出的震惊和失望，没有福气的大哥、二哥、三哥呀，多么贤惠的润姬啊，仁珠在心里不断地哀叹。

不过没多大一会儿，好奇的因子就在仁珠的心里迅速地生根发芽：“你们要结婚了？”

“那当然。”润姬带着恋爱中的女人特有的表情幸福地说。

是的，结婚，那将是他们最终的幸福归属。

对此，润姬一直深信不疑。

可是，几乎是同时，一股淡淡的失落感缠绕住她的心。

他总想把家庭建立在事业的基础上，可是对她来说，只要两个人幸福地结合了，其他一切都无所谓，真的无所谓！

结婚，成了润姬对幸福最热切、最直接、最美好的神

往！

女人，往往喜欢把感情婚姻化、理想化；

而男人，则更喜欢把感情自由化、现实化，甚至是——利益化。

“你们相处多久了？”仁珠的好奇心仍旧处于饥饿状态。

润姬的嘴角绽开一朵微笑，她总喜欢用这样的笑来表达自己的心绪：“很久！”

“想不想和我哥哥换一下？”仁珠狡黠地问。

润姬美好的微笑中因这样的建议平添了一丝——无可奈何。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马上！”润姬的回答也是马上的，虽然心里总有一种摆脱不了的虚空的感觉，可是她坚信，没错，是坚信，只要结了婚，再虚空的感觉也会被填充得结结实实。

此刻，她们已经步入了公司的大门，许多吃完了下午饭的同事三三两两地聚到了电梯前。仁珠似乎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润姬示意她所处的场合，仁珠硬是生生地把刚要脱口而出的话憋了回去。两人随人流走进了电梯。

## 02

只一会儿，润姬就来到了自己的工作地点，公司大楼的最顶层——总裁办公室。

“裴室长好！”刚推开门，润姬就有礼貌地向同在总裁秘书室工作的裴室长问好。他是一位和善的中年男人，对润姬一直很照顾。

裴室长一边穿着风衣一边和润姬说：“会长回来了。”

“会长还没下班啊，里面有客人，要我准备茶吗？”润姬连忙问道，她对自己的工作一直很认真负责，所以深得会长本人和同事的信任。

“会长说不用准备茶了，是和区锡栋的夫人说话呢，好像在谈家里的事，电话和客人一律不接的。”

裴室长已经穿好了风衣，并拿起了自己的公文包，今天是星期五，他答应妻子会早点儿回家的。

“那星期二再见吧！”润姬和裴室长道别。

“星期二？哦，对，星期一是你的月休，那么在家好好休息休息吧！”裴室长说完了这句话，踏出了办公室的门。

星期六，也就是明天，润姬已经盼望好几天了，并不仅仅因为是休息日，更重要的是她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日子。

真想他啊！虽然同在一家公司，可是却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且，他们并不住在一起。

他是不是也同样地想我呢？

润姬还来不及去想太多，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是会长，他要润姬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在会长装饰考究的办公室里，此时正进行着一场家事

的谈判。说是谈判毫不为过，因为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愿，不肯妥协，气氛一时僵住了。

会长坐在主位上，表情严肃，目前的问题让他感到很棘手，比公司的许多麻烦事更让他觉得棘手。

自从哥哥不久前去世后，他就接替了会长这一劳心劳力的职位。

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虽然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虽然他也很想去过钓钓鱼之类的清闲生活，虽然理所应当接替职位的更应该是哥哥的儿子——永国，可是，可是即使有这么多的虽然，他却还是要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劳心劳力下去，直到永国能独立撑起一片天，当然，前提是如果他愿意撑起这片天的话。

总之，他不能让哥哥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鲁氏企业就这么毁了。

永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麻烦了，现在，这个如他哥哥般独来独行的妹妹永珠，又突如其来地给他制造了一个更麻烦的麻烦。

他，作为这个家最有发言权的长辈，必须对这些孩子们的幸福负责。

永珠坐在叔叔右手边的沙发上，与自己的母亲相对，这就像他们平时的关系一样，总是对立的。

永珠长得很漂亮，那种漂亮带着张扬，带着艳丽，恰好烘托出了她热烈如火的个性。

她有一头浓密的好头发，她却故意将它们染黄，烫成了许多的卷。

皮肤白而红润，深眼窝，眼睫毛在睫毛膏的修饰下更长、更翘、更立体，高鼻梁，会说话的大眼睛，很有肉感的嘴唇上，徐着颜色很艳的名牌口红。

如果说润姬是清秀素净、高雅圣洁的古典美女，那么永珠就一定是浓妆艳抹的时尚女郎了！

她的性感是于直率中显露出来的。

永珠今天之所以这么兴师动众地把二位老人叫到一起，就是要告诉他们——她要结婚了。

如她所料，叔叔和母亲在被她出人意料的言语震惊过后，肯定是会大力反对的，不过那又怎样，她早已下定了决心，能得到他们的首肯固然好，可是即使他们不同意，她这个婚也是结定了的。

一想到东宇，那个傲慢得如皇太子一样的男人，永珠就热血沸腾。

她太爱他了，那种爱的感觉仿佛能将她燃烧殆尽。

她不怕爱得热烈，只怕爱得不够精彩。

在认识东宇以前，永珠和不少的男人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这中间也不排除有性的接触，可是她只把那些当成排解寂寞的男女游戏，把那些垂涎他们家的财产、对她必恭必敬的男人看成玩物，是的，玩物，扔掉后绝不会心疼的玩物。

可是当永珠在酒会上见到东宇的那一刻，她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是那种肉体 and 灵魂相融合的死去活来的爱。

她觉得自己拥有他是一生的幸运和命运的赐福。

所以，爱他足以让永珠不顾一切了。

永珠的母亲，这个被称为区锡栋夫人的女人冷冷地、不发一言地坐在沙发上。

她的儿女都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她的岁数肯定不会小于半百了，可是她保养得很好，皮肤仍旧可以用光滑来形容——那是她一个星期去两次美容院的结果；身材也没有同龄人的臃肿、肥胖，依旧丰盈、和谐而匀称。

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一些，可是从眼角那浅显的皱纹可以看出，再漂亮的女人也经不起时间的打磨。

她的穿着更是高雅、大方，典型的贵夫人的装扮，一举一动也很有贵夫人的风范，可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她是个情妇，给人当了一辈子的情妇，直到男人去世了，她也没有摆脱情妇的厄运。虽然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而那个名正言顺女人却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

虽然为了当上名正言顺的夫人，她努力了那么多年，可是到头来，她去只能是区锡栋夫人。

多么有嘲讽性的一个名字啊。

所以，就因为以上的种种，她觉得自己有资格有权利去慨叹、去抱怨、去悲悯，而她忘了另一个女人承受的痛苦比她还要深，忘了道德上自己的劣势。

如今儿女们大了，她又开始操心了。叛逆的儿子一想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不提也罢；同样叛逆的大女儿现在突然又来了这么一桩。她怀疑每一个想走进他们家庭的

人，因为那很可能是冲着钱财来的。

现在女儿宣布的那个结婚对象，她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满意，单凭他在鲁氏企业工作就足以说明他居心不良，所以还没见到人，永珠的母亲就已经打定了主意要对这场婚姻反对到底。办公室里出现了不平静的沉默。

短暂的沉默让永珠心烦，“你们是困了吗？那么干嘛这么无精打采的？”直率是她的个性，她从不会让话兜着圈子从嘴里吐出来。

永珠转向叔叔，她知道这个突破口远比母亲的那个容易攻破，“我现在想结婚，叔叔，哦，不，我是要结婚！”永珠再次声明。

“我想——我还是要考虑一下，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叔叔做事一向很周全，他了解永珠的个性，但这已经是他做的最大的让步了。

永珠性子很急，她恨不能立刻就能和东宇结婚，听到叔叔这么说，她马上回应：“没有必要再去了解他了……”

“不要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插嘴，我嘱咐过你们！”

沉默了好一会儿的永珠母亲打断了永珠的话，她希望孩子们的修养能让人一看便知来自于一个绝对显赫、非同一般的家庭。

“对不起 我错了。”永珠像是应付，更带着一丝不耐烦地说。

母亲所在意的那些虚华的东西在她的眼里根本不值一提。她又转向叔叔，仿佛并不看中母亲的看法，“我不是说过了吗，他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老大，爸爸是农民，家

里一贫如洗，他靠奖学金念完了大学，服兵役，没什么病。”

永珠一口气说完，这样的谈话真让人沮丧，她希望速战速决，最好还能有一个让她稍微满意的结果。

“所以啊，永珠……”叔叔缓缓地开了口，慢慢地起身，走到办公室旁边，那里放着一盆花，他用手无意识地侍弄着，这才接着未完的话，“问题是，他是我公司的职员，我不满意。”

“你们是在公司纪念日上认识的，那他是在知道你身份的基础上和你交往的，对吗？”叔叔终于说出了症结所在。

“是的，没错。”开口的却是永珠的母亲，她希望女儿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可是，这完全是徒劳的。

爱情是如何做到叫人盲目的？那是因为它在走向你时用双手蒙住了你的双眼。

“叔叔！”永珠感到从未有过的落败。

“虽然那种为了生意上的利益而包办自己子女的婚事是不太光彩的，不过像他那种想娶自己老板女儿的男人我真的更讨厌。”叔叔坐回沙发上，同样直接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永珠这时又想解释些什么，可是叔叔接着的话打断了她，“要是那个人有头脑的话，以他那种处境就不会想娶公司老板的女儿。不想靠女方家发财的人才是正常的，对方和你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你只不过是——他瞄准的一个

对象罢了。”

永珠的母亲虽然一直未说话，这并不表明她的态度有什么缓和，也许她的态度远比孩子叔叔的更为强硬。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永珠实在是忍不住了禁不住提高声音道：“叔叔您的想法怎么和妈妈一模一样呢？这一点您就不用担心了，是我选择的他，也是我做的决定！是我先说喜欢他的，而且那个人傲慢得像个皇太子，他要是什么企图的话 我也不会喜欢他的。”

“我不是个傻子 叔叔！”永珠有些激烈地说着，她不知道该怎么说才能打消他们心中那在她看来近乎荒谬的想法。

“你们交往多久了？”叔叔问。

“已经三个月零两周了。”

永珠一直认为时间对爱情根本构不成任何问题，有情人只需一眼就足以让他们爱到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了，就像她和东宇。

她迫不及待地想和他永远地厮守在一起，这个念头让她想得心都有些疼了。

“这太仓促了！”叔叔不得不承认。

“还有比我们更快的人呢。”永珠完全不以为然。

“他在哪个部门？”叔叔按响了秘书室的电话。

“美洲出口部营业科。”

“叫什么名字？”

“姜东宇。”

这时，润姬推门走了进来。

她向面对自己而坐的永珠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向会长：“会长，请问有什么事？”

“人事科现在还有人吗？”

“有。”

“去把美洲出口部营业科叫姜东宇的人事卡拿过来。”

东宇，会长要东宇的人事卡做什么，是好事还是坏事？

润姬的心因会长的一句吩咐变得七上八下，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把她的全部身心、命运、幸福之类的大事和这个叫姜东宇的男人紧紧地连在一起，她会因他的快乐而快乐，因他的悲伤而悲伤。

润姬用整个生命，并拿出了八年的青春去爱这个男人，还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惠林。

已经没有什么能动摇我们的感情了，不久我们就会结婚的，润姬经常这么想，可是她万万不会想到，与此同时，有一个女人也怀着同样热烈的想法，她就是——永珠。

润姬心绪复杂地走出了会长办公室。

当她把东宇的人事卡交到会长手上的时候，她见到永珠和她的母亲仍然坐在那里。润姬不明白，会长为什么要在家里人面前做公事呢？带着疑问，她再次走出了办公室。

“你想立刻见这个人吗？如果你想见他，就算他下了班也能找到他。”叔叔对母亲说。

永珠满怀期待地望着母亲，她相信出色的东宇会让苛

刻的母亲满意的，这也许是说服母亲最好的办法。

“可是……不用了 我想先回去了。”

永珠的母亲已经在心里百分之百地认定这个叫姜东宇男人是别有用心，那么见不见他就成了没有什么必要的事了。

说着，她拎起精致的皮包，毫不迟疑地走了出去。

“妈妈 妈妈！”永珠追了上去。

……

三个人的两场婚姻，听起来实在是麻烦极了，那么麻烦发展到了及至结局究竟会怎样呢？谁也无法预测，因为太多的时候，人们根本无法去掌握命运前行的方向。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两个女人中是注定要有一个人做出牺牲的。每一个人，都在充满希冀地追逐自己的幸福。

幸福是甜美的，幸福又是苦涩的；它是人生的获取，但更是人生的历程。

## 03

润姬下班了，越接近家的方向，她的心情随步伐越加地轻快起来。

润姬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身世很可怜，是姥姥和姨妈辛辛苦苦把她养大的。

相较于其他的人，她可能是缺少了最珍贵的母爱和父

爱，但是她却也由此获得了姥姥和姨妈更多的怜惜。

现在，润姬、姥姥、姨妈、姨妈的女儿志淑，还有活泼可爱的惠林生活在一起，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可是简单却仍然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快乐。假如再和东宇结了婚，那么她就无所求了。

简单得甚至过于纯粹的幸福观。

可是，幸福不是果子，成熟了自己会落下来，更不会老老实实地等你去摘。

通往幸福的路总是窄窄弯弯，润姬她能否一路走好？

在离家不远的街角水果店里，新到了一批新鲜的橘子，黄澄澄的，很是喜人。

润姬想着惠林见到一定会高兴的，就买了一些，不多不少，又是十个。

老板娘称秤的时候开着玩笑抱怨说：“什么时候能多买些？”润姬没说话，只是笑了笑。

终于到了家，那是一间很普通的平房，屋子里的摆设也绝对和讲究搭不上边儿，可是简单中透着平实，洁净中透着温馨。

这就是润姬的家了，她和姥姥、姨妈一直以来相依为命的家了。

“惠林啊，妈妈回来了！”润姬一进门就高兴地说，可是令她纳闷的是，今天小宝贝怎么没有像往常一样兴奋地跑出来、扑到她的怀里撒娇呢？

“这孩子又哭又闹的，这才刚睡。”在厨房里干活儿的姥姥对润姬说。

润姬推开厨房的门，问：“她为什么闹？”

“谁知道她想什么，无缘无故地哭，弄得我一天都很累。”

平时都是姥姥照看惠林的，虽然惠林已经到了可以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她到现在都没有上户口，因为，她的爸爸和妈妈还没有结婚。

润姬马上就担心起来。“她感冒了吗？是不是发烧了？”说着，就朝她和惠林的房间走去。

姥姥告诉她没事，还嘱咐润姬千万不要叫醒惠林，让她多睡会儿。

润姬的脚步还是没有丝毫的迟疑。

姥姥一个人在厨房里仍旧絮絮叨叨地对润姬说着什么：“别看她是小孩子，想的多着呢，别人做的她也都想做做，你不是有的时候也心情无缘无故地不好吗？她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爸爸？”

惠林今年四岁了，可是在她的小脑袋瓜里，爸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东宇总是忙得要命，即使不忙，也很少到润姬的家里来，和孩子在一块的时间简直少得可怜。所以，虽然他是个爸爸，可是却没有当爸爸该有的责任感。

在东宇的大脑袋瓜里，惠林更多的时候是个累赘。

他的冷落多过于他的爱心和感情。

润姬爱怜地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把手附上了惠林的额头和小脸蛋。

突然，她变得惊慌起来，着急地叫着姥姥：“姥姥，